翠袖乾坤

查小欣

劉嘉玲走出綁架陰霾

劉嘉玲首度開腔剖白她人生兩大創傷，分別是九零年遭綁架，及二〇〇二年有周刊登出當時的照片。

綁架事件，震驚全城，綁架獲釋後，嘉玲沒正式回應事件，試問事發當年只有二十五歲的她，突然飛來橫禍，怎懂得如何處理？亦因此引發人性醜陋的一面，大部分人只八卦她有沒有被侵犯，而非促警方早日拉人歸案，這更叫嘉玲不敢回應，免愈描愈黑。

當時江湖有數大傳聞，指她被綁架是因感情糾紛，當中又有幾個版本，一是她介入別人感情，因而遭「教訓」；二是她因不肯接受有勢力人士追求，開罪了惡人；三是有狂迷氣憤她與梁朝偉拍拖，要她丟臉。

另有稱是嘉玲推戲惹禍；也有指她捲入江湖恩怨；有江湖人則實牙實齒報料，說是嘉玲當晚駕着新車寶馬夜歸，在交通燈位被停在旁邊的車上四名癮君子認出，隔車跟她打招呼，嘉玲反應冷淡，激怒四毒友，故要給她好看，追蹤她的車，並綁架她，虐打她及只拍下照片並沒侵犯她。聽後，完全不相信這個版本，破綻是四名癮君子即興綁架，車上怎能隨手有部當年不易買到的即影即有相機？

二十三年後，嘉玲親自講出被綁原因，是因為她推戲，對方要「殺一儆百」。

綁架事件後，剛開始跟她萌生戀情的梁朝偉對她不離不棄，把她照顧得很好，成為她精神上重要的倚靠，當時她向好友們許下「非梁朝偉不嫁」的諾言。

有人質疑，劉嘉玲選擇在這時候講綁架案，是為主演的電影《過界》谷宣傳造勢。坊眾就是如斯矛盾，藝人不回應便諸多揣測；回應了，又要陰謀論。

我撐嘉玲選擇在她現在人生最燦爛愜意的時候交代綁架案真相是最適當的時機，她擁有美滿的婚姻，在商場上大展拳腳，在電影圈做出了成績，又是商演搶手人物，最後連埋在心中多年的綁架案計時炸彈也拆除，再也無後顧之憂，往後的日子可以更亮麗地生活。

天言知玄

楊天命

王守仁的玄奇一生

明朝的「心學」大師王守仁（號陽明子）的生平事跡相信不用天命多介紹，不過關於他的玄奇故事各位又聽過多少？

故事一：王守仁幼年時原名王雲，皆因在他出生之前，其祖母曾夢見從白雲下來的仙人送子，夢醒後，其媳婦終於誕下了這個懷胎足足十四月的孩子，於是便替其取名為「雲」。不過，這位後來在中國文壇舉足輕重的大師，卻在五歲之齡仍不懂說話，令家人非常擔心。某天，王雲偶遇一名僧人，僧人慨嘆其名字不該道破其來歷，祖父聞言後，立刻替他改名為「守仁」，自此之後，王守仁真的突然開始說話！

故事二：在王守仁的少年時代，他曾在街上碰見一位算命先生，對方驚嘆王氏的相格人間罕見，更指他將來必定成為「聖人」，而其成聖的過程，可從其鬍子的長度看出端倪：「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台，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眾所周知，王守仁後來真的成為了大學問家，絕對沒有辜負「聖人」兩字，不過他學成的過程是否真與其鬍子相關，我想，這應是個暗示其年紀的比喻。

故事三：成年後的王守仁有天經過一所廟宇，發現一個鎖着的房間。和尚表示這房間絕不能打開，但王氏卻懷疑門後藏着不法的勾當，於是用官權迫和尚屈服——門打開後，王守仁看見內裡放着一副老和尚的乾屍，附近的一塊布寫着：「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即是閉門人。」據說這位老和尚，其實就是王守仁的前生！

琴台客聚

彥火

「死有對證」

余華從來不是一個多產作家。

他的作品以純淨縝密的敘述，顛覆日常的語言秩序，重新建構一個自我的話語系統，並且以此為基點，在筆下延伸一個又一個奇異、怪誕、隱密和殘忍的獨立於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文本世界。

繼馬原之後，余華與格非、蘇童等被稱為「先鋒派」的代表作家。

早年余華的小說帶有很強的實驗性，以極其冷峻的筆調揭示人性醜陋陰暗，罪惡、暴力。

死亡是他執着描寫的物件，處處透着怪異奇特的氣息，又有異常的想像力。

余華這時期的作品，在客觀的敘述語言和跌宕恐怖的情節，形成鮮明的對比，對生存的異化狀態有着特殊的敏感，予人震撼。

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創作的長篇小說，與之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長篇《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第七天》返璞歸真，重新審視生活真實，以平實文字及民間姿態，展現對歷史的另一種敘述方法。死亡仍是其關注的焦點，極端化手段的處理仍若隱若現。

余華是寫作的長跑者。

《第七天》號稱七年磨一劍，與莫言的快跑，蔚成強烈對比。

余華說：「每個作家的寫作方式不一樣，有的一氣呵成，有的斷斷續續，我的寫作屬於斷斷續續。我羨慕莫言的寫作方式，他是長時間構思一部小說，構思成熟了就背着包回老家高密一氣呵成寫出來，十多年前我對他說，你是短痛，我是長痛，長痛不如短痛。」

余華又說：「這次《第七天》出版後，有人質疑我只用七個月就寫完了，其實我希望七個星期就寫完，問題是我沒有這個能力。我希望自己能夠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四十多天就寫出一部傑作，而且還那麼厚，可是我做不到。」

余華在微博透露，「這部小說借助《舊約．創世紀》開篇的方式，講述一個人死後七天的經歷。」

《第七天》出版後也引起極大的反響和爭議。

一開始，讀者似乎對這部小說並不買賬，有一個讀者在網誌寫道：「起初幾頁翻下來，差點真以為是中國版《百年孤獨》，讀下來才發現其實是新聞雜燴。這恐怕是余華出道以來最差小說。……」

對於新作《第七天》，余華在接受內地記者訪問時，不乏精彩答問，他申明了他的寫作旨趣，值得參考，特摘錄如下：

——《第七天》涉及到的一些事件讀者應該是熟悉的，所以我用死無葬身之地的這樣一個陌生的角度去講述這些。很多真相不是在生者的世界裡，而是在死者的世界裡。

——雖然人人認為死無對證，我還是要讓這部小說死有對證。

——新經典的陳明俊讀完小說後給我短訊，說他感到有一種溫暖，他所說的溫暖就是信念。

——有人懷疑鼠妹和伍超的愛情，覺得這樣的愛情現在不會存在了。這樣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對現實的極度失望，在一個道德淪喪的社會裡，鼠妹這樣一個女孩會如此愛着伍超嗎？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人們在批判道德淪喪時，常常覺得那是一系列個體行為造成的。

——我們應該想一想，過去的中國不是這樣，現在為何就這樣了？難道政府沒有責任，難道我們的制度沒有出現問題？

——所以我在《第七天》想要傳遞的信念來自那些被誤解的個體，不是來自現在流行的社會批判觀念。

（《怪傑余華》之五）

百家廊

張衍榮

武昌有座老郵局

自初中時代起，我便同郵局結上緣了，投稿、寄信、拍電報、打長途、匯款、領稿費……屈指算來，已然半個世紀，而五十年來打交道最多的則是著名的武昌郵局。

武昌郵局位於今天的彭劉楊路西端，是座百年老店。解放路（南北向）與彭劉楊路（東西向）交匯的十字路口上，西北端的那棟中西合璧式樓房，就是著名的武昌郵局。它雖然僅有三層，但一眼看去你會發現它氣質非凡，基礎牢固，牆體厚實，台階高聳，無論造型、結構、色彩，還是體量、氣度，都展現出它曾是一棟具有歷史地位的建築。

這「歷史地位」當然要追溯到郵政身上。郵政並非土著，而是外來戶，屬於舶來品。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是沒有郵政的。我們在小說或電視劇裡常看到或聽到的所謂「八百里加急」，那是皇家官郵。它以驛站為依托，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一般官員也沒資格享受。「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這首唐詩所描述的情形，大抵就是我國古代的「郵政」概貌。央求熟人捎家書，帶口信，官紳士商大家都只能靠這個。這種現象直到清末，西風漸勁，郵政傳入中國後才改變。

1896年，「大清郵政」成立，將海關郵局改稱為大清郵政官局。

1897年武昌產生第一個郵政機關，成為省府衙門的一個新機構。這個機構就設在彭劉楊路115號。

1926年，垂涎中國郵政大權已久的英國人在這裡設計並建造了這棟三層的郵政所。嗣後，武昌區局與該支所「合居」。

不難想見，在那個時候，被一片低矮破爛的平房簇擁着，這棟洋樓該是何等地鶴立雞群！

時光荏苒，轉瞬即是百年。雖然時代、社會、環境皆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武昌郵局這棟樓卻依舊是魅力不減。先前，門樓頂上有用白水泥澆鑄而成的「郵電局」三個繁體隸書大字，它們既有別於朝廷官用楷體的古板，又不同於江湖才俊往往偏好的草書放浪，端莊中蘊含着秀麗，沉穩裡不乏俊逸，愈品愈覺得別有滋味。只可惜此三字後來被鏟掉，代之而起的是「武昌郵局」四個墨綠色隸體字，雖也古樸凝重，且將「綠衣天使」的特徵凸現出來，但兩者文物意味顯然不可同日而語。郵局的大門開在凸出牆面的西式門樓裡，兩邊的側門則分別開在兩側。門扇門框全用紅銅裝飾，稜角分明，線條筆直，厚重軒昂。顯然，它們是實力的展露，是規矩的告白，是信用的承諾。它所傳遞的信息解讀出來就是：任何客戶，凡是交割給它的業務，您盡可以放心。大樓裡面的業務大廳，淨空高達近5米，由方形立柱支撐分隔。這種既寬敞又富於變化的格局，使人耳目一新。

值得一提的還有郵局門外那塊至今依然留存的麻石地界碑，歲月滄桑中它多少顯得有點霸氣。當初，以它為界，一直到解放路，很大一塊區域都是郵局的地盤。誰都知道，劃地界是件大事情，一旦劃定，依法享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漢口的路之所以彎彎曲曲，就因為地界令規劃者束手無策）。這塊麻石地界碑曾高出地面一米多，「郵政地界」四個大字清晰明瞭。隨着城市道路的建設發展，地界碑雖然原地未動，但已經被填充得僅剩下「郵政」兩個字了。

看着這截已經不足半米的地界碑，誰都難免產生感歎。其實，變化更大的應該是郵政業務。

上世紀六十年代，武昌郵電局規模、配備均屬上乘，受理打長途曾是它的拳頭業務。筆者七十年代在工廠當工人，一次在故鄉家中休假時，突然接到廠裡發來我宿舍被盜的電報。電報是廠裡委託車間團支部書記楊學惠發來的，她讓我速回廠確認被盜財物，以便報案。我想詳細了解一下具體情形，以便考慮是否立即結束休假，於是便決定給她打長途電話。可是，那時打長途電話談何容易！不要說遠在鄉下，即使就在市內，也必須到有條件的郵局去才行。我坐2個多小時的汽車，趕到武昌郵局，辦好掛號手續，又排隊等了許久，可工廠那邊的電話卻始終無法接通。無奈，我只好放棄難得的探親假，立即趕回工廠。這對於一個已經被盜的窮青工來說，無疑又是雪上加霜。如果這事發生在今天，別說相隔區區200公里，就是天涯海角，也不過一舉手之勞。連撿破爛的「老總」都懷揣手提電話的時代，誰還跑郵局去打長途？郵局也早將那套設備扔太平洋去了。

更多的是承接信函郵寄。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學畢業回到武漢，幾乎每周都要到武昌郵局去一趟，為的是給遠在異鄉的年兄郵寄回信。那時武昌郵局是聯繫我們友誼的「大陸橋」，離開了它，天各一方的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手足之情必定會受到影響。現如今，手機、「伊妹兒」、QQ視頻等早已普及，要速度有速度，要音像有音像，動動指頭就成，我和年兄誰都不再去使用那種原始方式了。不難想見，天下如我者，何止千萬！「家書抵萬金」的時代一去不返矣！說老實話，照此發展，我還真擔心承接信函的業務會不會也隨之淘汰出局呢！

至於拍電報、匯款、取款這些個業務，不是日漸消亡，就是陸續被別的形式（如銀行轉賬）所取代，其業務量銳減勢不可擋。

就在下而言，僅剩的「業務」唯樣報樣刊還有賴郵局傳遞。可是，我卻常常收不到，即使本埠的也不例外。這就很有點想不通了，明明對方按郵政部門規定付足了郵資，貼上了郵票，雙方契約關係已經形成，可郵局為什麼偏偏失信於人呢？無奈，我只好另尋他途，請求對方改換門庭找快遞公司，資費由我承擔。據媒體披露，快遞公司發展迅猛，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辦快遞公司，居然月入數萬元。毋庸諱言，郵局的投遞業務眼看已岌岌可危了！

如今的武昌郵局，經過重新裝修後，有如徐娘傅粉，的確又靚麗不少，但業務大廳裡已經看不到幾個顧客了。除西頭樓上因「轉型」而來的代發養老金，代收水電費，還有顫顫巍巍的老人聚集外，其他幾乎「窗可羅雀」。

嗟夫，「宮燈挑着常年的榮耀，雕欄透出經久的神韻」，如此一座百年老店，會不會隨着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世道的沉浮，投入產出不成比例，若干年後其業務統統退出歷史舞台，僅僅剩下一副供老人向孩子們講述「從前舊事，裊裊青煙」的軀殼呢？

■郵局門外至今依然留存的麻石地界碑。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奇書（原因在斜）

醫科高材生半澤直樹大紅大紫，半個城市名校生全部傾倒，今年本地名校生以質優為第一準則，畢業禮上全市畢業大隊以一個美女為畢業禮重心……出殯禮上列隊首之葬禮靈車忽然翻側，翻倒之美女突然翻身，衝上停頓之殯儀首席摩托車頭，挽住摩托車首席男「屍」，二人揚長而去，走了廿餘公里，全市人馬追不着，後來全市軍警緊追不拾。追了三個月原來這一對俊男美女，醫科高材生和著名護士已在小山鄉結為秦晉之好，二人幸福生活，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生了兒女幸福健康，孫兒讀中英文，與到日本訪問之世界各地學生說世界語言，他們對世界外來之各地學生說：「當年父母之生活和家庭的確這樣開始，生活安定了便不想再回頭。」媽媽說：生活安定順利便任由它發展安定順利下去，不要再生枝節再回頭，因為生活的「順境」不要再刻意地破壞它，所以「順境」是一部奇書，而不是一部壞書，我們之人生大多數都在尋找這部「奇書」，幸運的找得着，如此而已，而世上大部分媽媽，向心愛子女說的希望都是幸運的奇書，而小部分才能真正地找到好結局去……

阿杜一生也在找這部「奇書」，到今天也未能給女兒如風找得着，我這一生也快走到盡頭，人生——人人都在編寫一部奇書，自己寫到老也未能把一章一節寫好，實在失敗。而那部日本今年最賣座小說《半澤直樹》今年如此火紅，原因在此，連最紅的木村拓哉也狠狠地死在他的斜目下，當然原因在此。

隨想國

興國

茶人茶話

我很少到茶樓去歎茶，一盅兩件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因為早上都要工作也。不過，我喜歡喝茶，更每日不能無茶。就算是去上班，也自泡一瓶茶帶到辦公的地方。我有個朋友，也是無茶不歡，沒有茶，他教起書來會感到提不起勁；沒有茶，他晚上改不了作業，寫不出稿子。

那麼，我和那位朋友算不算是茶人？如果茶人的定義是喝茶的人，天下的茶人就多如繁星了。如果茶人的定義是會品茗之人，則茶人就少了極大部分。嚴格來說，要做茶人，一定要有閒，因為泡茶需要時間，需要工夫，更需要細杯慢泡慢飲。對這樣品茗的人來說，我和那位朋友，只可以說是在牛飲，如果茶是名茶，品茗之士一定會說我們在浪費上好的茶葉了。

盧仝的詠茶詩說：「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

我那位從事教書和寫作的朋友，雖然是作牛飲，但頭三碗，卻也如盧仝說的那樣，不然他哪會寫出那麼多的文章和出版了那麼多的書？但是第四碗就沒有盧仝說的功能了，五六碗也如是，至於喝不得的第七碗，哪管他許多！第八第九碗也照樣喝將下去。而我本人也有點頭三碗的皮毛，因為我出版的書並不如朋友多也。

那麼我們算不算是茶人？或者算是半個茶人？那就要向懂得品茗的人請教了。不管是不是茶人也好，在這裡推薦一本以前的舊書，是三聯書店出版，陳平原和凌雲嵐編的《茶人茶話》，也許當你讀完這本書後，可以說說我們這樣喝茶的人，算不算是茶人了。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幼稚園攻略

孩子出世前，曾不斷提醒自己，別做怪獸家長。

孩子出世後，錯過了一些報名截止日期，報PLAYGROUP想讓他玩玩「波波池」，也淪得撲個空，才發現實在不由得你說不做就不做。

結果最痛心的是，一所最心儀採用活動教學、可使用學券的幼稚園，原來兩年前便要報名。我們不慍不火地一年前在同區物色時，才發現這所心中最喜歡的，已老早給街坊遞上數百申請表了，結果小兒連面試機會也沒有。太太欲哭無淚，不斷怪責自己應該早點上網看——即大約她坐月完畢一重投工作崗位，便應該找幼稚園了，那至少會得到一個面試機會。

以為可以循一般的時間表去做，結果還是感到連累了兒子。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什麼都講求方法，報幼稚園有一門學問，填小一入學次序亦有一套策略，家長不變「怪獸」實是不行。

我們不住北區，已算有幸，至少不用排隊拿表，但龍年BB加上雙非兒壓力，也有點擔心。結果報了十多間，因為兒子是「細仔」（八月出生）的關係，只獲幾間接見。接見完畢，結果亦通知了，落選的不少，便不敢怠慢，又寫求情信去。太太今次不敢掉以輕心，問一下其他家長，原來求情信也有一套獨門秘方，就是要掌握該學校的時間表，知道何時繳交報名費，何時註冊完畢等，在適當時機才寄上求情信，希望第一個空缺能送給你。這些「技巧」，都是我們沒有想像過要學的。

親友還笑說，最後還是逃不過做怪獸的命運吧？年紀這麼小已要讀N班。其實，時代已不同，很多幼稚園一開已是開N班，你不讀，K班更難入。就算是只開K班的幼稚園，下一年面試時，同齡的大部分同學都是已讀N班，溝通及自理能力尤其是面試時的待人接物能力已比較出色。即使不想小孩太早入學，為了入到心儀的幼稚園K班，也不得不作出這樣的部署。

其實，所謂的選擇，比想像中少。教育局宣布北區學生一人一學位的承諾，何不也是一樣？雖然能給你學位，但也剝削了你選擇學校的權利。大家都不是不愁沒書讀，而是在什麼學校讀！教育局想實行人民公社大鍋飯制，但火是燒不盡的；而身為家長，惟有不斷找方法去應變自保。